

第七章 佛教建築與地理風水

《尚書·召誥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禮·地官司徒》曰：「唯王建國，辨正方位，體國經野……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地中，天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由上可知周代的城邦建置，就是順應天地，先利用土圭以測日影（景），將四正方位辨明，然後依照禮制建設邦國。

《四庫全書提要》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曆法、樂律、韻學、兵書，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至繁。」卜居、建城乃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工程，為中國古代的文化重點之一。

故知被列為古代“上九流”之堪輿家、占卦術士乃將《周易》所論之理論，發展成為一種環境工程上特殊的數術學問，運用流傳至今不斷。敦煌《宅經》亦云：「壽命長短，一代盛衰，百年榮辱。占宅者，見形勢氣色，草變遷移，禍福交並，吉凶代謝。……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非夫博物明賢，無能悟斯道也。」

古人對於邦國、城鎮、民宅之建設，是運用《易經》的道理，累積無數經驗，從失敗中逐步修正而完成的。歷經數千年以後，所發展出一個很有特色的學問，那就是“地理風水學”。“漢傳佛教”之佛寺建築是佛教在漢地生根，所發展起來的建築群。當然離不開中國建築的範疇，也完全離不開“地理風水學”的考量。

那什麼是“地理風水學”？就是“堪輿學”。許慎說：「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指的就是老祖先運用《易經》裡天文、地理的原理，來建造城市、住家的一種特殊學問，正是所謂“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的選址規劃表現。但是要如何了解什麼是“地理風水學”？首先要了解的是太陽系與地球的關係。

○ 身為太陽系的成員要了解太陽，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從「無」誕生的。

《首楞嚴經》說：「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佛陀與現代科學家都認為宇宙從「空——無」中誕生，是從一個不論光或物質，甚至時間或空間都完全不存在的均勻狀態下，突然誕生了十的負三十四次方公分的超微小宇宙。而從不均勻的「無」誕生的宇宙，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宇宙，科學家認為可能同時有好幾個宇宙正在誕生或縮回。

由於空間互相排斥的「偽真空」的能量，就是「大暴脹」(inflation)的原動力。便從十的負三十四次方秒之內暴脹了十的一百次方倍所產生「相變」，轉化成低能量的普通真空，再全部以熱能的形式釋放出來，誕生了充滿光的炙熱火球宇宙「大爆炸」(Big Bang，自然“造物”的一剎那)。

大爆炸的初期，由熱能造出了夸克（Quark）、電子的基本物質。在此同時，相反電荷的反物質，也和物質一起被生產出來。而反物質顯然比物質少了些，物質與反物質相遇，就發出光，而成對消滅。

所以，“初期宇宙”只剩下未消滅而殘存下來的物質，就是夸克、電子等成為「基本粒子」的東西。宇宙誕生之後，最初形成的星球是由氫氦等較輕的元素構成。星球內部發生核融合反應，首先是氫與氫結合成氦，從氦產生碳，然後產生氧、氖、鎂、硫、鈣、鐵等較重的元素，此時就稱為「重星」。

大約一百五十億年以前，銀河系裡頭有一顆重星球臨終，而發生超新星的大爆炸，其震波把周遭的氣體壓縮，使氣體發生密度不均勻的收縮，於是產生了新星球，由於氣體的聚集、壓縮，內部產生高溫、高密度，其中心部分發生核融合，“原始太陽”就開始散發光芒。

後來“原始太陽”收縮，周圍的殘留氣體由星球的旋轉而慢慢聚集成為圓盤狀，這就是原始太陽系。大約四十六億年前，在原始太陽系星雲裡面，重元素沉澱在圓盤的赤道面，微塵聚集成為微行星。微行星經過不斷的撞擊並合為一體，於是九大行星中的地球也誕生了。大約在四十億年前，微行星的撞擊漸漸減少，不久地表與大氣開始冷卻，大氣中含有的水蒸氣造成豪雨傾盆降到地球，形成了海洋，原始細菌生命就在海洋中誕生……。

我們這一個太陽系是兩千億顆星球組成的本銀河的一部份，本銀河系又是本宇宙的一小部份，而另外還有無數無量的宇宙存在著。地球帶著月亮以每分鐘一千八百公里的速度環繞太陽旋轉，太陽又帶著地球以每年二千四百億公里的速度環繞昴星（Subaru，The Pleiades Star Cluster，七姊妹星團）旋轉，每轉一週需時數千年；昴星又環繞不知名的中心旋轉……，相互之間就是靠著星球間的強大磁力在牽引著，讓彼此間懸空而不墜。

太陽綿綿不斷地以熱能（拉）提生萬物，地球若失去太陽，一切生存條件就消失了，所以古來智慧的宗教均崇拜太陽，是故我人首先應了解太陽。我們的太陽正在發光中，「光子是構成光的粒子，光是電場與磁場的波。」

陽光的幅射能譜構成電磁波譜，包括宇宙線、X-光射線、電視波、無線電波、紫外線、可視光波、紅外線。無色的可視光波本來是多種色光的聚合而成，經過折射後，就有了紅、橙、黃、綠、藍、靛、紫等的色光，被花草、動物選取了美麗的色彩，就這樣讓視覺人生顯得多彩多姿。這些色光又各被佛教的某某佛所代表，也被其他宗教的神祇所代表。

太陽強大的能與人人本具的“佛能”可比喻是同一性質。太陽一直在操控著地球一切生物的生長，在古時候人們認為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也難怪自古就有許多宗教崇拜太陽，世界上很多民族都自稱是“太陽族”、“日種”。

日本的空海大師就視太陽為“大日如來”。宇宙力量人格化的結果是出現了人形神，如日本神話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太陽的女性化，所以以紅日為其國徽，稱日本國。宗教

或神話也是在述說自然界那不可思議的現象。

西元 1978 年，以《在 4080 兆赫上額外的天線溫度》論文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 A·彭齊艾思和 W·威爾遜兩位科學家，從宇宙中接收到一種從未發現過的不規則電波，大量波長為 7.35cm 的微波噪音，不受時間、季節、氣候的影響，這些微波不是來自本銀河系，而是來自宇宙的一個更大空間。

天體物理學家彼勃爾斯說：「這種微波噪音應該有一個背景，而這個背景便是早期宇宙的遺物。這種“宇宙背景輻射”並不局限於微波，它還包括紅外光、可見光、紫外光、X 射線、γ 射線等。」“宇宙背景輻射”是維持宇宙本身存在的能量，似乎中國幾千年來所認為的“氣”，即是二十多年前才被發現的“宇宙背景輻射”。

而地球本身外殼、內核相對逆向磨擦，也放射出強大的“電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從北極光就可看出來，因此形成了“地球磁場”，產生地心引力，讓地球上的萬物懸空而不墜。為了感謝及愛護地球，也有許多民族敬拜地球為母親，如希臘神話稱為蓋亞「大地母神」（Gaea）。又，印度的土地神「地尾」（Prithivi）是女性，取大地能孕生萬物，應屬女性而以女神稱之。可知佛教的〈安土地神咒〉中，土地神是位女神。

中國隋朝以後，也以「后土娘娘」稱土地神祇，「后」是母性，不是現今鄉間所拜的「土地公」，「土」是萬物之母，后土是「地母之尊」的意思，似乎受了佛教的影響。日本帝塚山女子大學教授望月信成研究地藏菩薩的來歷，發現地藏菩薩也是“印度教”的「大地之神」所轉化。

以上是現代科學給我們重新對太陽系的瞭解，在還沒有離開地球移民到其他星球前，本太陽系中唯一有生物的地球上，具高度智慧的人類，遠在 6700 年前，就發現了宇宙的特性，華人的老祖宗伏羲氏，根據古聖人所傳，以「先天八卦」表明了地球空間環境其不變、變的奧秘，就是《易經》理論的根由。

因此我們必須了解老祖宗如何看待及適應這個可敬的地球。可惜我們太早發現了太陽系的這個奧秘，而無法（那時候就不打算）繼續突破，幾千年後的科學發明就比歐美國度落後。（若要知道更詳細部分，請看筆者所編的《大爆炸之後——人類宗教文化發展簡史》一書）

○《易經》是中華古科學，不是宗教，但後來與各宗教有關。

歷史上信奉佛教“密宗”的遼（西元 916-1125 年）、金（西元 1115-1234 年）兩朝與後來改變而堅信道教的南方宋朝（北宋西元 960-1127 年；南宋西元 1127 -1279 年），形成南、北壁壘分明的態勢，更使得漢人基於民族性的自尊，常嘲笑北方佛教徒修什麼「八正道」，說那是「胡說八道」，或許這就是該成語的出處。

由於南方宋、明“理學”以及道教的盛行，更加讓佛教徒排斥中華古科學，尤其因

為道士把〈八卦〉符號穿戴在身上，從此有部分佛教徒便說《易經》、〈八卦〉是外道，至今還是如此。可是中國佛教《大藏經》中偏偏有一大堆的中土“後造經”，都是借用《易經》及八卦的思想編纂而成，還被知名的禪師、律師所習用。可是這種矛盾，使某些不了解因由的，標榜所謂「純佛教」信仰者，依然耿耿於懷，唯恐避之而不及。

古人說：「天道左旋、地道右轉。」由於朝陽性的關係，所以，在北半球形成的颱風、龍捲風、炊煙、藤蔓、花瓣都是以「順時鐘」方向旋轉向上；在南極都是以「逆時鐘」方向旋轉向上，這就是自然界的特色。

佛教徒繞塔、禪坐後經行、咒輪的旋轉都是以順時針方向右繞而行，是否有用意在鬆懈身體中受地球自西向東轉旋緊的“中脈”，值得深思探討。當然居住南半球的佛教徒，在平時的順時鐘情形下，是否修行時要逆時針左繞，也應一併考量。

《易》為古聖人所作，傳于伏羲氏，紹述于神農、軒轅，繼承于堯舜及夏后氏，周文王因而變化之。約西元前四千七百年前，世界上的宗教還未創立之前，「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伏羲氏繪製的「先天八卦」又稱「伏羲八卦」(Fu Xi`s Eight Trigrams)是以“乾”（陽 Yang, the active）、“坤”（陰 Yin, the receptive）上下代表太陽系空間形成的特性，把自然環境用最簡單的符號表現出來，完全無關乎宗教。

「後天八卦」是約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由羑里[今河南湯陰]的困頓時期，根據「先天八卦、六十四卦」研究出來的。所以，「後天八卦」又稱為「文王八卦」(King Wen`s Eight Trigrams)。後天卦的繪成比先天卦慢了三千五百年之久。(周文王西元 1135 年逝)

有學者立論說「文王八卦」為「時間圖」，舉出《說卦傳》曰：「帝出乎震峯 (the arousing)，齊乎“巽” 筊 (conformity)，相見乎“離” 掙 (shining brightly)，致役乎“坤” 鬣 (the receptive)，說 (悅) 言乎“兌” 箴 (enjoyment)，戰乎“乾” 箴 (the active)，勞乎“坎” 捩 (watery depths)，成言乎“艮” 鬣 (keeping still)。」如果把「帝」字以古中國地區植物生長的情形來說明，則甚能清楚為何說「文王八卦」是「時間圖」。

植物於「震」(Zhen) 峯卦的春分季節冒出芽；到「巽」(Xun) 筊卦的立夏時，平齊的初長成；到了「離」(Li) 掙卦的夏至時，則可望知成長的為何種植物；在「坤」(Kun) 鬣卦的立秋時，長得就像能役使的軍隊般壯觀；那麼「兌」(Dui) 箴卦的秋收季節，會帶來了甚大的喜悅；但是為了明年的再度結果收成，必須度過寒顫 (戰) 的「乾」(Qian) 箴卦立冬期以及「坎」(Kan) 捩卦苦寒的冬至期；然後保藏的種子、野外的植物將在「艮」(Gen) 鬣卦的立春時開始播種生成，這就是植物循環成長的過程。那麼為何「文王八卦」是「時間圖」？這就十分清楚了。

相對於「先天八卦」有學者立論認為是被應用為「空間圖」，而為何〈陽宅學〉談的

也是「空間」之運用，卻以「時間」特性的「後天八卦」來使用，這也是必須解釋清楚的。

我人皆知〈八卦學說〉(the Eight Trigrams Theory) 源自《易經》(I Ching)，是最早應用在北半球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的古代中國大陸 (Ancient Chinese mainland) 地區，而對用來作為“地理” (Topomancy, Geomantik)、“風水” (Feng Shui, Geomancy) “陰” (Yin)、“陽” (Yang) 宅的判斷，也是一直離不開以〈八卦理論〉(Logic of the Eight Trigrams) 作為〈方位學〉(the Direction Theory) 的基礎。

唐密不空法師於《宿曜經》以為空、風、火、水、地，逆其次第，配於東、西、南、北、中；青、赤、黃、白、黑，採即事而真之意，且依本覺下轉之本有胎藏界十因之義也。；善無畏於《尊勝軌》以地、水、火、風、空，順其次第，配於東、西、南、北、中，由於「始覺」上轉之修「金剛界」中“因”之義也。依不空之將“五行”代入“五方” (the five direction)，以地大為中央大日如來 (Vairocana)，中央 (center) 屬「土」(Earth)，是發心之位；以北方為不空成就如來 (Amoghasiddhi)，北方 (north) 為壬、癸、亥、子、丑屬「水」(Water)，是發心之位，由“乾”與“艮”統之；以空大為東方阿門如來 (Akshobhya)，東方 (east) 甲、乙、寅、卯、辰屬「木」(Wood)，為方便究竟之位，由“艮”與“巽”統之；以火大為南方寶生如來 (Ratnasambhawa)，南方 (south) 丙、丁、巳、午、未屬「火」(Fire)，為成菩提之位，由“巽”與“坤”統之；以風大為西方阿彌陀如來 (Amithaba)，西方 (west) 為庚、辛、申、酉、戌屬「金」(Metal)，是為涅槃之位，由“坤”與“乾”統之。(另有深義，限於篇幅，請參考佛學大辭典)

中國的漢人祖先對山川靈秀、擇地相宅的能力記載於《書經》中有〈周公卜京〉書卷；《詩經》中有〈公劉相宇〉書卷。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曰：「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顯然是以五行觀念來描述北半球特別是中土的地理環境。

是知“五行” (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 為中土對物質世界的初步分類，又作為氣候狀況的代名詞。氣候之變遷會影響環境，甚至人的性情，從環境推測休咎，是古來命理與地理學家的根據。五代十國時，法眼·文益禪師 (885-958) 就曾以相同的「丙丁童子來求火」的比喻“自己求自己”，讓來自清峰禪師的門下玄則禪師再確實深層悟道。就是利用五行的術語，讓學禪的人徹底證入體認空性。

而古希臘的哲學家認為宇宙是由地、水、火、風、精氣、元氣等原素構成的，古中國、古天竺也有如此的看法。佛教承襲部分古婆羅門 (Brahmana) 文化，認為宇宙有四大元素：地、水、火、風，稱為“四大皆空”。在佛儒雙通的居士則認為地可當土；風為巽 卦，可以之當木；佛以金剛為佛體，而西方為佛土，以金為至堅至淨，非色非空，正與純陽之乾 卦同象。那麼四大之外，仍有金在。

但佛教或西藏密宗再加一大元素「空」，而成為五大元素或“五大”。而佛教“法相宗” (“瑜伽宗”、“慈恩宗”、“唯識宗”、“相宗”、“有宗”、“有相宗”) 再加

二大元素——「心」與「識」，而成為六大元素或“六大”。可見“四大元素”與“五行”的立論又如此接近，所以兩方交流順暢。

現代的《易經》學者發現，地球內核的液態“金”（鐵、鎳），屬“震”卦；地球的地幔內涵熾熱的岩漿“火”，屬“離”卦；冷卻的地表殼有大地與高山“土”，屬“坤”與“艮”卦；佔百分之七十海“水”湖澤，屬“坎”與“兌”卦；長在陸上的樹“木”，為風所動，屬“巽”卦；太陽光照射，讓萬物提生，屬“乾”卦。這不正是“五行”平衡下的狀態嗎？而人體血液中這些金屬元素含量的比例，居然與地球本身的含量比例相同。

道家則認為萬氣的本根是：太始青色金光有純陽離子，造成“甲木”之因，純陰離子造成“乙木”之因；太初赤色金光有純陽離子，造成“丙火”之因，純陰離子造成“丁火”之因；太古黃色金光有純陽離子，造成之“戊土”因，純陰離子造成“己土”之因；太素白色金光有純陽離子，造成“庚金”之因，純陰離子造成“辛金”之因；太色易黑金光有純陽離子，造成之“壬水”因，純陰離子造成“癸水”之因。

中醫把青色木氣視為肝臟氣；赤色火氣視為心臟氣；黃色土氣視為脾臟氣；白色金氣視為肺臟氣；黑色水氣視為腎臟氣。配合有顏色的藥植物，發展出以治本為先的養生治病術。中醫一直離不開“五行”理論的運用，因為“五行”就是地球的特性。

很多信徒都以為佛寺不必講究風水，其實印度在古代也相信風水，不過只有善占的尼乾外道才精通。唐玄奘大師所著《大唐西域記》卷九，就有關於那爛陀僧伽藍風水選址的記載：「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僧伽藍。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庵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苦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為稱。」……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逮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逾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嘔血，傷龍故也。」

○密教五方佛與五方、五行

密教“五方佛”配五方與五行異曲同工，中土將中央屬土為“禮”、東方屬木為“仁”、南方屬火為“義”、西方屬金為“智”、北方屬水為“信”。密教則轉五識為五智：正知聖智（dharma-dhatu wisdom）、平等性智（wisdom of equality）、妙觀察智（discriminating wisdom）、成所作智（all-accomplishing wisdom）、大圓鏡智（mirror-like wisdom）。

人是愛慾的動物，血液呈紅色，密教阿彌陀佛現紅色擬人化的身像以對應，於母明光示現時，並不是圖像而是紅光，由下表對照更可詳知密教仿五方五色的「用」法：（請見筆者白話譯本《夢幻生死》一書）

色蘊—（藍光）空大—源質—轉成正知聖智—大日如來所化。（慘淡白光—天道）—
中央

受蘊—（黃光）地大—人體—轉成平等性智—寶生如來所化。（暗藍黃光—人道）—
南方
想蘊—（紅光）火大—愛慾—轉成妙觀察智—無量光如來所化。（暗紅色光—餓鬼道）—
西方
行蘊—（綠光）風大—氣息—轉成成所作智—不空如來所化。（暗綠暎光—阿修羅道）—
北方
識蘊—（白光）水大—血液—轉成大圓鏡智—不動如來所化。（暗淡灰光—地獄）—
東方

有謂五方佛是依照人腦腦幹（反射動作、控制睡眠），左（分析）右（整合）大腦（邏輯思考、圖像映記）、小腦（潛意識、第六感）來仿設成五方。大日如來是用腦幹明點激光「擬佛化」的表徵以對應，其他四方，則由左右大、小腦各託以一佛來顯化，是密宗「寓靈」、「寓佛」的特色。

由此可知千百年來從西域絲路傳來漢地的佛教，一直隨著西域各國的文化而變得複雜化，並漸漸地與中國儒家、道家精神交流，而形成特殊的中國佛教，很多哲學理論也逐漸有了中國特色。尤其大乘佛教傳入後，早先大多是採用中土名相思想來翻譯佛經。如《提謂波利經》將五戒與仁義禮智信、五方、五行、五星、五臟等相配比。因此，“漢傳佛教”建築雖然也隨著各部派的修行方式，有了不同的布局。但是中國本有的“陰陽”、“八卦”等符號也併進，上了佛教的殿堂。

佛教的密咒、方術在漢初傳入中國後，首先依附古老的陰陽、五行、圖讖、神鬼信仰。如早期的譯經把涅槃譯作“無為”，襄楷的奏文稱佛教為“道”，並說“此道清虛，貴尚無為”。以後更與儒、道相互交融，中、印混雜，所編纂的新佛經就流傳開來。牟子在《理惑論》即稱佛教為“佛道”，一般人也稱沙門為“道人”。雖然大部分的人大都相信道教抄襲佛家的「三世因果」及「生死輪迴」的說法，但是禪密兩宗也未嘗不是抄襲中土文化，甚至《易》學及道教之言。

佛教的標榜“鍊心”，卻是古今一直未變。引入佛經裡的中國特有文化，本來就與印度文化無關。但那是一種方便法門，是為了解決現世的困難所採用的權宜手段。可是，後來一些附佛外道，卻特別喜歡以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概念，隨便歪曲解說佛經，直至他們去世了，仍然對正法是一大團的迷惑。而且是一個盲人，牽引著一群盲人，不知要往那裡去，這才是最大的隱憂。最近台中蕭登福教授更指出，的確有很多佛經受到中國道家、道教思想的影響，如九宮圖、五方、五帝等被借用在密教壇城、五方佛之教法上，值得重視。

對一個能到達「空無邊處定」體驗的佛法修行者，就不會受到五行的限制，而能悠遊三界。從許多傳記裡，我們卻看到修行功力深厚的大師們本身也精通地理風水的學問，如憨山大師、見月老人、虛雲老和尚等古德、大師，在修築古庭、祖寺時，均能以優秀的風水常識來配合建築。因為面對大多未修行開悟的徒眾，不良的環境將妨礙修行。好比在現代都市裡的大熱天，大家都汗流浹背了，不開冷氣，卻勸說：「心靜自然涼！」這根本是

錯誤要求。

○密宗的風水環境觀念

密宗擇地的教導可由《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一大日經》看出，其卷一〈入曼荼羅具緣真言品〉提到：「彼堅住受教，當為擇平地，山林多花果，悅意諸清泉，諸佛所稱歎，應作圓壇事。」、「秘密主！彼揀擇地，除去礫石、碎瓦、破器、骷髏、毛髮、糠糟、灰炭、刺骨、朽木等，及虫、蟻、蜚蝗、毒螫之類，離如是過，遇良日晨，定日時分，宿直（曜宿）諸執，皆應相應。於食前時值吉祥相，先當為一切如來作禮，以如是偈警發地神：汝天親護者，於諸佛導師，修行殊勝行，淨地波羅蜜。…」這是告訴修行者選擇乾淨土地的指示。

漢唐文化也影響了“藏傳佛教”，與文成公主同入西藏的，有不少精通風水的道士、高人，《西藏王臣記》一書也寫說：「文成公主依據中原的《八十種五行算觀察法》來細推觀察，而知雪域西藏的地形，儼若羅刹女仰臥的形狀。娥壙湖恰是羅刹女的心臟；……她進而繼續觀察那周圍的地理，發現周圍的地理是功德和過患兼有。功德方面是：東方地形像豎起的燈炷；南方地形像寶塔；西方地形像在曼遮（圓形的壇供）上，安放一螺杯的形狀；北方地形像盛開的蓮花。特別是還有四座聖山，在其環繞的山脈中，那梁正澎迦山像一把寶傘，瑪仲山像條金魚，凍喀山岩像朵蓮花，其山陰的積冰又像白螺，仲贊山像一寶瓶，裕巴山像吉祥結，澎迦山像一寶幢，帳普山岩像一寶輪等，共為八吉祥相。

此外，迦喀山、須巴山梁、惹喀山岩、爵姆色山等是金、銀、銅、鐵等四大寶藏。還有東面的達枷凍峨瑪（意為笑面虎下區）、南面的裕住章翹（意為青龍淨水）、西面的嘉底布凍（意為雞雛面）、北面的汝白拔喀（意為龜行磐石）等。總的說來，天如八輻輪相，地像八瓣蓮花。在這樣殊勝的地形上面，修建寺廟，是有圓滿功德的。

過患方面是：東方的切瑪山（沙山）形像羅刹女的陰部，南方的地形如蠍子抓食，西方的岩形如魔鬼巡視，北方的直達梁多地方一帶的山形，如象群的戰陣，東南界為凶神遊地，西南界是惡鬼聚處，北方是部多（魔鬼名）的臥處。此外，還有貢巴山形像磨摩竭魚（即大鱷魚）吸引和吞食螺狀，朗峨迦（意為天門開處）的窄狹天空，像一把利劍，薩峨迦（地門開處）的地形，像一豬鼻等，都是惡劣的風水。

鎮壓這些惡劣風水的方法是：首先由松贊王同兩妃一起來到吉學地區梁正村的拔邦喀（聖地）修（鎮伏）法，他們修到發現有靈感的象徵后，隨即作了那鎮壓羅刹魔女的肢體和其他魔怪的肢節的事項。即是在羅刹魔女的地形上面，在魔女的左肩上建察珠寺，在右足上建彰丈寺，在右肩上建嘎察寺，在左足上建仲巴江寺等，這是鎮壓四邊的四大寺。又在魔女的右肘建貢波布曲寺，在左肘上建脫扎空廳寺，在右膝上建絳真格杰寺（慈雲宏善寺），在左膝上建江扎冬哲寺等，這是再鎮壓的四大寺。進而又在魔女的左掌心上建康隆壙度母寺，在其左足心上建壩卓杰曲寺，又在察日區建智慧度母寺，在昌巴區建弄倫寺（鎮風寺）等。以上是鎮壓左右兩翼的各寺。

如上所說，在其餘的一些惡劣風水的地面上，分別建築了佛塔、石獅、大自在天像、大鵬、白螺等來改變風水。據說在這以後，隨即填平湖面，在其上修建佛殿，把中原和尼泊爾迎來的諸佛、菩薩像，都供奉在那佛殿裡。從此，佛教也隨之興盛起來，直到後來的藏王叔姪諸王朝的各個時代，各寺廟的僧伽大眾，和顯密的說修事業，仍然是興盛不衰。」這是西藏建佛寺鎮壓惡劣風水的實例

而選擇優秀的好風水，則在中國四川甘孜白玉縣嘎陀寺第六世莫札活佛及堪布嘉央堅賢上師文稿介紹聖勝第二金剛座嘎陀寺提到：「聖勝嘎陀寺與雪域西藏一江之隔，湍急的金沙江以千年的濤聲，講述著深藏於這崇山峻嶺中的種種神奇。這裡有神奇的地貌，天空呈現八輻法輪，地形似八瓣蓮花，四周有八瑞吉祥。後山之巔，巍巍如蓋白色巨傘。前山如右旋法螺。右山如白寶聳立，又如斑斕猛虎下山。左山如青紗緞面鋪張其上，大象駝負八萬四千法蘊昂首。下面的山如不變手印交錯，標誌力聚眾多弟子。

山的外形如吉祥天女之身形；前有護樂輪三角法基，它的旁邊有殷紅血湖；臍間變化輪有法座斑杵和阿、嘎字母天成，其上更有寶傘如孔雀開屏；心間法輪之左邊有傾斜嶺，法王當巴仁波切於此親見紅、黃文殊辯法情形，此為這裡將有智者輩出的徵兆；喉間享用法輪有石上突出的白色阿字母天成，左邊有觀音菩薩收聚精華地八穿德丹林；頂間大樂法輪白岩石山排列如三根本之神雲集，草山面上有釋迦牟尼佛天成像，其左邊八穿德青林等有天成佛像、文字、法器等。」以上顯示古代西藏建寺擇地之慎重。

○《大日經》的擇時、擇地指示

密宗《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日經》卷一〈入漫荼羅具緣真言品〉曰：「爾時，執金剛秘密主頭面禮世尊足而說偈言：佛法離諸相，法住於法位，所說無譬類，無相無為作。何故大精進，而說此有相，及與真言行，不順法然道？爾時薄伽梵，毘盧遮那成佛，告執金剛手，善聽法之相。法離於分別，及一切除妄想，若除淨妄想，心思諸起作。我成最正覺，究竟如虛空，凡愚所不知，邪妄執境界。時方相貌等，樂欲無明覆，度脫彼等故，隨順方便說。而實無時方，無作無造者，彼一切諸法，唯住於實相。復次秘密主，於當來世時，劣慧諸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著，恆樂諸斷常，時方所造業，善不善諸相。盲冥樂求果，不知解此道，為度彼等故，隨順說是法。」

可知大日如來也交代執金剛秘密主為隨順未成就的修行者，應先說「有相」之時（擇時）、方（擇地）相貌等，為的是先能度脫眾生離開時、方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業報故，才能證入實相。天地之氣交感，若有助於人，則感應能如「靜電」平衡而和諧。

古人謂：「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氣行於地，行勳於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之所臨，地之所鍾。」又說：「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浮圖。」禪坐之士必能體察天地奧妙，可惜當今深入禪坐之人已太少，只誤信唸一句佛號就要代表三藏十二部，完全放棄靜坐，也失去“擇地”的能力。

中國的風水理論是有著崇尚自然、熱愛自然的情懷，非常重視「天人合一」、「萬物一

體」的思想，並特別要求「藏風聚氣」的環境營造。俗人皆知“地善而苗茂，宅吉而人榮。”、“地之美者，則神靈安，子孫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盛。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形神不安。”故知地理環境之好壞，對修行人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也有「風水林」、「風水池」、「風水牆」、「風水橋」等等的留設。

○諸佛與大樹的關係

人體是個生物磁場，我們生活在地球放射的磁場中，一旦隨意更改或阻隔大自然的平衡，身心都會產生不舒服現象。這也就是生活在水泥叢林裡的人，無法親近大自然，而產生最大的生命問題。因為現代有科學家也認為我們每天一定要和土地接觸，體內才不會存積靜電。靜電在人體中會導致老化提早、免疫力下降，使身體不適，包括癌症的提早發生。重者引發健康失調，輕者容易失眠。

要知道靜坐者可以吸收地球傳上來的低頻波，達到調整腦波的功能，強化身心、甦醒覺性。尤其諸佛都在數千年的老樹下修行成道，是“七佛應化”最佳風水氣場的環境指示，經典載之甚詳，卻被今人所忽視了。

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之科學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中，提出他對風水的看法：「在許多方面，本人相信風水對中國人民是有益的，如勸人種植樹木和竹林以作防風物，強調流水靠近屋址之價值都是。雖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總是包含顯著的美學成分，遍及中國田園、屋室、村落之美，不可勝收，都可藉此得以說明。」東方社會注重種植樹木和竹林以營造環境。

大樹下的土壤，有剛好的溼度，若是濕潤的草地效果有相同，能夠每天站在大樹下或走在草地上，有利於將靜電導入地下，可以防止老化和健身。而在佛教的資料裡面，大樹與成佛的環境還息息相關。摩耶夫人在“娑羅樹”（*sala tree*，無憂樹）下產下了悉達多（*Siddhartha · Gautama*）太子；最初悉達多太子在“閻浮樹”（*Jambu tree*，海南蒲桃樹，又名子動樹或鳥樹）下思維世間及人生的道理；釋迦牟尼成佛時，坐“畢鉢羅樹”（*Pippala tree*，菩提樹）下說法；後來佛陀也在“娑羅雙樹”（也稱堅固樹）下涅槃。可見佛陀一生與大樹的關係十分密切。

唐代記載據說該菩提樹原本是「枝葉青脆，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以下有銀塔圍繞之。彼國人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人們是將菩提樹認為佛陀的象徵，每年作為禮拜。卻不知樹下坐、樹下修的好處。

《景德傳燈錄》卷一〈敘七佛〉提到，前六佛之毘婆尸佛坐“波波羅樹”（*Pippala tree*）下說法三會、尸棄佛坐“芬陀利樹”（*Pundarika tree* 百葉白蓮華；《心地觀經》則說是“尸利沙樹” *Sirisa tree* 下成道）下說法三會、毘舍浮佛坐“婆羅樹”（*Palasa tree*）下說法二會、拘留孫佛坐“尸利沙樹”（合歡樹）下說法一會、拘那含牟尼佛坐“烏暫婆羅門樹”（可能是優曇婆羅華樹 *Udumbara tree*，三千年開現一次的無花果樹）下說法一

會、迦葉佛坐“尼拘律樹”（Nyag-rodha tree 榕樹，縱廣樹）下說法一會。未來彌勒佛在“龍華樹”（Naga-puspa tree）下成道，阿彌陀佛成道之道場也有菩提樹。

而《孔雀明王經》上卷偈曰：「毘婆尸佛如來，無憂樹下坐；尸棄佛世尊，依止奔陀利；毘舍浮如來，住在娑羅林；拘留孫如來，尸利沙樹下；羯諾迦大師，烏曇跋羅樹；迦攝波善逝，尼俱陀樹下；釋迦牟尼佛，聖種喬答摩，坐於菩提樹，證無上正覺。」雖然樹種不同，但是賢劫七佛都是在樹下成就，這是修行一大必然之要素。

《法華經》之卷七〈化城喻品〉提到：「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為何《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闇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會集本）》之〈寶樹遍國第十四〉提到：「彼如來國，多諸寶樹……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是諸寶樹，周遍全國。」〈菩提道場第十五〉提到：「又其道場，有菩提樹，高四百萬里，其周圍五千由旬，枝葉四佈二十萬里。一切眾寶自然合成，華果敷榮，光輝遍照。」可見成佛與有樹之環境，其關係甚為重要。

“樹下坐”為十二頭陀行的要求之一，所以有一經名《貝多樹下思維十二因緣經》，貝多樹是“貝多羅樹”（Pattra tree），其葉可寫經文即稱貝葉經，是棕櫚樹之一種。波利質多羅樹（Paricitra tree）為忉利天上的樹王，又稱香遍樹。《法華經》序品說：「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樹王其華開敷。」

可知天上人間都有好樹，諸佛都可在樹下修行、思維、成道、說法，修行人與樹的關係非常密切，不可忽視。

○來華高僧精通天文地理

無論高僧弘法或古德行腳都必須具備良好的常識，才能遠途跋涉去到異域。古代中外高僧能除病、療疾以自利利人，又能“堪天”、“觀象”者甚多。東晉《名德沙門題目》評論高僧于法開，說他“才辨縱橫，以數術弘教”，既行醫治病，又“堪天”、“觀象”、“卜算吉凶”；既懂“醫方明”，又通“工巧明”。因為受到西域高僧的指導，我國歷史上的高僧道安、僧范、僧化等等，都精通天文、七曜之學；曇影、道穆、肖吉、衛元嵩等人精通術數之學。

諸如《高僧傳》、《宋高僧傳》中對通“曆算”之高僧記之甚詳：東漢安世高通“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擅於醫學針脈，並兼通風水地理之術；西晉道安“陰陽”、“算數”皆能通；東晉于法開以“數術”弘教；魏

時法時“善學四韋陀論，天文圖讖，莫不核綜。”；被南燕朝慕容德封為“東齊王”的僧朗善長“占候”觀氣象；孫吳康僧會綜涉“天文”、“圖緯”、“占卜”；後秦鳩摩羅什“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劉宋求那跋陀羅於“天文”、“書算”、醫方、咒術靡不該博；劉宋僧含篤志“天文”、“算術”；北齊僧范洞曉“七曜”、“九章”；北齊道辨偏解“數術”；隋法遠“算曆”、“五行”洞幽其致；北周僧人元嵩通陰陽曆算；唐高祖時，善慧對“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抵掌符會；唐高祖時，慧斌尤明“章曜”；武周時之菩提流志“曆術”、咒術、“陰陽”、讖緯靡不該通；唐玄宗時，一行詳究“陰陽”、“讖緯”、“算術”；唐穆宗時，惟良解“天文規律”；清僧方專長天文、曆算、醫學、地理而無所不精。規畫天台國清寺的智者大師，更是一位通曉“度量”、“測算”的建築家。

中國佛教寺院的選址常以群山環抱、溪水充沛、景緻優雅為主，以慎選“山環水抱，必有大發。”之吉地建造寺院，是每一位建寺者的深願。如果談“漢傳佛教”建築，卻不具備中國“地理風水”的常識，似乎未能把中國建築的精神表現出來。

因此，西域文化與漢地文化碰撞後的結果，也產生了不少變造的經文，從《敦煌變文集》卷四寫卷〈降魔變文〉裡寫道：「佛知善根成熟，堪化導調，遂即應命依從，受化自請。喚言長者：『吾為三界地主，最聖最尊，進止安祥，天龍侍衛，梵王在左，帝釋前引，天仙閉塞虛空，四眾雲奔衢路。事須廣造殿塔，多建堂房，吾今門弟眾多，住止延小。汝亦久師外道，不識軌儀，將我舍利弗相隨，一一問他“法式”。』須達既蒙授請，更得聖者相隨，即選壯象兩頭，上安樓閣，不經旬日，至舍衛之城，遂與聖者相隨，“按行”伽藍之地。

先出城東，遙見一園，花果極多，池亭甚好，須達挹鞭向前，啟言和尚：『此園堪不？』舍利弗言長者：『園雖極好，蔥蒜極多，臭穢薰天，聖賢不堪居住。』須達回象，卻至城西，……勒鞭回車，行至城北，又見一園，樹林滋茂，」啟言和尚：『此園堪不？』舍利弗言長者：『……此園不堪，別須“選擇”！』

……又出城南“按行”。去城不近不遠，顯望當途，忽見一園，竹林非常蔥翠，三春九夏，物色芳鮮；冬際秋初，殘花蓊郁。草青青而吐綠，花照灼而開紅，……舍利弗收心入定，斂念須臾，觀此園亭，盡無過患，……既見此事，踴悅身心，含笑舒顏，報長者言：『此園非但今世，堪住我師，賢劫一千如來，皆向此中住止，“吉祥”最勝，更亦無過，修建伽藍，唯需此地。』

佛陀最謙虛不過的，從不自稱最聖最尊，顯然此變文是敦煌地區所造之經文。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後世高僧也注重佛寺園林之營造，縱然佛寺之“選址”不出地理師之手，往往也能合乎風水原則。所以，古代帝王甚至於佛寺舊址興建陵寢，蠻橫者則毀寺改建。故知，古代佛寺之興建仍先依世俗的擇地來“選址”。

可惜〈地理風水學〉並不在現代正規學院裡教授，甚至不被重視，或以迷信譏諷之。因為現代人又無法深入了解龐大的“風水”、“地理”古文學說，所以社會上便一律以

“迷信”視之，造成此類學問的被忽視、漠視。可是私底下相信者甚眾，卻又苦無選擇，造成一般人心中的恨。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學習這種知識，所需花費動輒上百萬，還要跪拜收錄列為門徒，才會教授一些些皮毛，這對當今的大學教授來說那簡直是不可接受的侮辱，當然得不到教授們的青睞。

而且風水家各小門閥之間又有所謂：「祖傳口訣秘密不可輕瀉，否則會招天譴。」的詛咒，故古代之風水師雖列為「上九流」之第四位，僅次於師爺、醫生、畫師，但地理術卻向來不公開，也無法經得起現代的洗禮，所以如今經營地理風水術者便被歸為「江湖術士」之流，難怪登不得學院之堂久矣。

○ 天台山建寺

《天台山方外志》〈形勝篇〉記載：「……天台山者，東瀕大海，屈水而止，為東南一大結局。而父於南岳，祖於峨山，會於崑崙，高於雪山，自雪山東南而下不減四五萬里，其中所有靈粹之氣，莫不畢集於此，為神仙之窟宅，羅漢之道場，間生聖賢，養育英哲。……台山峻拔，結為九峰，中為華頂，峰東摘星峰，東南為東蒼峰，南為獅子峰，西南為大雷峰，西為葛閭峰，西北為香爐峰，北為香柏峰，東北為菩提峰。

摘星峰分為兩支：一至緱城，發為長汀勾章諸山，屈東海大嵩管江而止者，左龍也；一至緱城發為象邑諸山，屈大瀛海而止者，右龍也。

東蒼峰亦分兩支：一由王愛山過桑州至東奧清渚入沿海而止者，左龍也；一於樞木村、跌斷穿、青山頭，覆盆山迤衍入大固山，孕臨海山川之秀，屈章安、芙蓉、桃渚、健跳、周水亭傍而止者，右龍也。

獅子峰為歡輿、九析峰、東橫山之龍，屈大溪而止。大雷峰亦分兩支：左為修禪、太平、高明三寺之龍，屈幽溪螺溪而止；右為真覺、後明、清心、傳教四寺之龍，開洋為縣治，屈大溪而止。

葛閭峰亦分兩支：左為國清、赤城山之龍；右為桐柏之龍，屈南奧溪、靈溪、清溪而止。香爐峰為護國寺桃源諸山之龍，屈左溪、秀溪而止。香柏峰為慈聖、萬年、金庭、上虞諸山之龍，屈剡溪、娥江而止。菩提峰為姚江、慈水、定海諸山之龍，屈招寶山東北大海而止。」

由此可見天台山是一處風水寶地，難怪隋朝智者大師弘傳佛法迄今一千多年，台宗仍興。至於是否當時就運用風水常識作規劃，或者佛教大德們之選址規劃無形中巧合風水理論，則無從查明。

○現代佛寺建築的風水觀之

民國八十三年，西元 1994 年年初筆者為了設計雲林縣林內鄉「白馬山」菩提寺以及南化水庫內山裡頭的大願寺，前後曾到中南部幾十座寺廟、道場參觀。深知許多佛教大師似乎都懂得地理風水，尤其對於如何環山水抱、地勢取採均十分考究，不知是否曾參考「地理師」的意見，或是以自己對佛法的修為功力，做了不輸於“風水師”的特別營造。當時

規畫大願寺時，精通地理的台北市臨濟護國禪寺住持明田法師也邀約了地理師就方位再做了確認，以期能再保有六十年以上的興旺。

雖然，報載台北市護國禪寺在七十八年，曾因明田法師的意見，由原來「日本神社」考究背靠大屯山的風水氣勢最佳，移轉了九十度，成為背靠近年已被工程破壞的圓山，而是否因此造成護國禪寺的發展逐漸走下坡，或預期若干年後能時來運轉（八十七年已被列入古蹟），均未可論定，但知風水理論也深受到出家師父的重視。至於，白馬山菩提寺是否也講究地理方位，則全是依照“建造執照”核准圖說放樣施工，可能恰好符合地理風水的優點，也無關於是否有考量了。

八十六年底，白馬山菩提寺落成後不到半個月，筆者獲知消息參加了在慧日講堂舉辦的「1998年佛教建築設計與發展國際研討會」，因為聽到設計花蓮聖覺寺的林志成建築師提到「中軸線」的字眼，筆者請問林建築師如何定下中軸線，是否曾考量地理方位的問題？卻激起台上幾位主持人的一番言論：「信不信風水正是信徒檢驗、選擇師父的重要標準，如果師父看風水，信徒還是趁早走人……」「……如果建築寺院要相信風水師的話，那麼就拜風水師為師豈不是更直接？」頗有對風水師（地理師）不屑一顧的樣子，甚至認為佛教界蓋寺院還要找地理師，這是「對佛法的信心不夠」。

由於《佛遺教經》上說有四種不當的謀生方式為「邪命生活」，佛教徒不應靠營生，那是佛法所不取的。其中之一有“觀天文星宿，妄言人間好壞”是為「仰口食」；另為“習種種咒術，卜算吉凶”是為「維口食」。不管「仰口食」或「維口食」，都是以《易經》為基礎，如此這般讓《易經》從此背上了沉重包袱。其實，所謂「邪命生活」，指的是利用欺騙所得，妄言以假亂真，害人以謀私利者。而自古以來許多高僧大德都深解易卜，善於觀天文星宿、精通咒術甚多，下文會提到。被詬病的只是許多不學無術的庸師神巫，讓數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冤枉至極。

佛教是講求由內心證悟修行的宗教，如果將心放逸或專注於心外有關的學問，都屬心外求法是為“外道”。會中見眾多住持師父因有人先行發如是言論，又有戒律明示不應相信「外道」，原來一片「疑惑」就平息下來，也沒有人再表示意見，也不再提起是否應對風水做什麼態度。其實，筆者認識會中的多位法師建寺前後，一直都期望不違背風水，而能使寺院興旺百二十年以上，就風水的運用上也就繼續心照不宣。

○禪宗佛寺建築的風水觀

從《景德傳燈錄》卷九：「時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鑑，兼窮地理，諸方開院多取決可。）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乎？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警咳一聲行數步，對曰，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即靈祐禪師），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文中可見中土“禪宗”對體型面相及地理風水均十分注重。

普庵禪師在〈風水禪〉提到：「……所以，各各不違實像，權施引接，應物隨機，略露個消息，皆是不得已而為之。…且如司馬頭陀，得無心之妙用，合無心之陰陽，權指瀉山之寺基，堪安海眾；要以達本明心，建大道場，標宗設教，即非妄想顛倒，誑惑王民。」是知禪門大德，權宜之便，亦善於利用陰陽風水之術。

今之台灣佛教大多屬於淨土宗，常奉近代“淨土宗”祖師之言為金科玉律，如《印光法師嘉言錄續編》之《顯正辨誤》中說：「堪輿家言，何可為準？若如所說，則富貴之人永遠富貴，何以高門每出餓殍？世之最有力能得好地、好宅者，莫如皇帝，何皇帝每多壽短？自漢以來，無有過四百年者。貧人眾苦交集，又欲得吉宅、吉穴而不得，是欲免苦，而又自設法以令苦更深遠也。汝但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一心念佛，展轉勸人。」

又說：「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而在外境上求福田，每每喪天良以謀人之吉宅、吉地，弄至家敗人亡，子孫滅絕者，皆堪輿師所惑而致也。若堪輿師知禍福皆由心造，亦由心轉，則便為有益於世之風鑑矣。又堪輿家，人各異見，凡古人、今人所看者，彼必不全見許，以顯彼知見高超，實多半是小人之用心，欲借此以欺世盜名耳。試看堪輿之家，誰大發達，彼能為人謀，何不為己謀乎？」

大師所言心切，誠然無德之人必遭禍殃，封建時代各朝末世皇帝所敗之因，皆是荒淫缺德，致天理不容，雖有吉宅宮殿，亦無能享用。一般富人子孫敗德不修，常鬼使神差般變賣田宅，讓後來有德之人購得，此乃因果不爽。台灣俗諺：「福地福人居」缺德無福之人，當然無法獲得吉地、吉宅。宗教建築若能選擇吉地興建，使得信徒擁護，古來實例甚多。除非是頭陀苦行，少有開山祖師故意將寺院建在荒郊野外、人煙稀少、環境險厄之地，否則如何接引塵世眾生？

期求「趨吉避凶」乃人之常情，印光法師亦見民國初年之堪輿師不學無德者多，故有上文之感嘆。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的天津大學、東南大學等建築學系相關學者，發現古代〈風水術〉裡有某種科學與合理的成分，最近十年來尤其比台灣的學者下了功夫，大量研究這種老祖先傳下的建築選址、規畫、設計、營造的特殊法則，知道〈風水學〉具備了中國古代哲理、美學、心理、地質、地理、生態、景觀等方面的豐富內涵，更包含著順應大自然的重要典範（語見《風水理論研究》一書之前言摘要）。那麼，如果法師懂得地理風水，卻不能建議建築師參考；或建築師懂得地理風水，卻不能用來設計寺院，合理嗎？

○蓋寺院請地理風水師參考有錯嗎？

說實在的，戊寅年初這次號稱所謂佛教建築的「國際研討會」，會中談到的佛教建築，僅僅是現代化的仿中國式的宮殿加院落建築群而已，並未提出古南北絲路或吐蕃西藏、天竺印度、泰傣、緬甸等地的佛教建築研究。參加的外國代表只有設計紐約美國佛教會的中國式建築光明寺的一位建築師，想必是第一次舉辦未具規模之故吧！另外，不被認同的則是以「小乘」南傳佛教為號召，卻打算在泰國曼谷北方三十公里，要花費相當於新台幣二十五億的巨款，蓋一座類似飛碟，且被學者質疑的「大乘法身」塔。

前曾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的漢寶德建築師曾深研風水學，在他所著的《風水與環境》一書中指出：「風水實際上是中國的建築原則，風水先生實際上是中國的建築師。匠人們負責修造，是工程師與裝修師，也要符合與星象有關的尺法寸法。」如果說中國特有的地理環境學說是「外道」法，不值得提倡。照這種理論，那麼醫師或建築師出家的法師，因為醫術、建築設計是「外道」法，出家後就必須依戒律放棄所學，不可重拾舊學了，合理嗎？

○明代寶華山見月律師重視地理風水的實例

見月律師身長大、頂有肉髻，依亮如老法師剃度時，得法名讀體，號紹如。崇禎九年西元 1636 年，在保定遭遇兵馬驅迫，逃難途中，因感未能實現弘法利生，以「紹如」披剃師之命號，更無法「讀」教法身理「體」，不明所詮之理，若「理明則詮忘，猶因標指見月，月見則指泯」，遂改號見月以自惕。

見月律師在《一夢漫言》卷下提到：「崇禎十四年（西元 1641 年），七月一日松江府超果寺戒期執事圓滿，回華山。華山寺宇乃敕建之處，皆內監督理修造，方向未合，故爾常住不興，寂光（三昧）和尚擇期改向，唯銅殿不動，餘皆移轉，工費浩繁。…卸瓦運磚，一一莫不以身先之。」

「至夜間憶初改向時，和尚吩咐達師等，吾塔將來可建大殿之後。余每見諸方叢林，凡正殿後有塔者，皆不能興，應先請和尚自訂其處。次日至方丈，方便白云，和尚已喜允建壽塔，不知決定建於何處。和尚云，爾等忘了，建在大殿後。余云，曾聞堪輿與和尚論地脈有三轉，大轉歇一百二十年方興，中轉歇八十年方興，小轉歇四十年方興。其大殿後是來脈，倘脈轉不興，後人謂塔傷風水，恐有更易，莫若見於龍首之地，以保永遠。塔興則常住興，常住興則塔興。和尚良久乃云，依汝所言，建之龍首。彼時達照師及慧牧上座等待旁，余云眾師已聞和尚親言，塔不建後，決定建前。」

康熙十二年（西元 1673 年）建環翠樓時，作記介紹寶華山形勝，即建此樓對振興叢林的用意，記云：「本山坐向巽乾，穴結其中，龍形起伏，聳秀峰而環繞；虎勢蹲踞，鎮水口而護衛。林蒼翠蔭，徑曲清幽。使創廬於梁代寶公，敕建銅殿於明季，神廟毘尼，肇闡先師，迨余繼席，宏振赫赫，華山海內歸仰，雖云人傑地靈，風水不無培補。今於龍虎環交水口間，接構一樓以鎖之，俾水出無形，氣聚不散，故題之曰“環翠樓”。將為保叢席於永久，而豈例遊玩美觀也哉！樓之上中以供佛，左右僧居，須遴選精進修行者，一切飲食，聽板隨眾，或德臘尊長，或雨雪有礙，許令行人往取，仍同大眾無異，不礙於此。私置煙爨，久久別立門戶，恐負初創因緣，所以誠之於前云。時康熙癸丑孟春上元日。」

其中方向未合、擇期改向、地脈、來脈、脈轉、方興、龍首、坐向、龍形、虎勢、環交水口、水出無形、氣聚不散等用詞，都是注重風水地理的明證。雖然《佛遺教經》說（出家弟子）：「持淨戒者，不得……占相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曆術算記，皆所不應。」但是，見月律師深知風水能影響佛寺及僧眾之修行，故以他風水上的卓越見地，付出許多

貢獻，並不拘謹於戒律。

○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重視地理風水的實例

《書經》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卜得，擇經營。」《禮記》也規定：「大夫卜宅與葬日。」即知中國自古官方就設有懂風水的官員。既然中國佛教建築只是中國建築的一部分，而興建中國建築就必須對〈風水學〉有正確的認識。為了證明中國佛教建築也重視地理風水，讓我們再翻閱一下民國八十六年和裕出版社出版的《虛雲和尚自述年譜》。西元 1959 年禪宗高僧虛雲老和尚圓寂，世壽一百一十九，是近代已知最高壽的出家人之一。

虛雲和尚寫《重興曹溪南華寺記》：「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公清山始入山重興祖庭，意欲填築龍潭，統一各家方位，糾正山向。越時八載，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後雖重來，不久示寂。」「寺後橫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

「自憨山挑培以後，歷次修繕者，不審山脈，削去靠山，使飛錫橋直衝寺後，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龍潭之右小崗，形似象鼻，係寺內之白虎山，挖斷數處，包圍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算溪路之山坳，破缺多處，正當北風，又無叢林掩護，此三忌也；寺之前後靠山不正，舊日頭入山門，即在現今西邊大樟樹林內，中有深坑。如現今曹溪門前，墓地丘陵起伏，穢積亂藏，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雲海樓下之井，名羅漢井，在舊天王殿西邊，井右有一高坡，逶迤達天王殿門口，成為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後大山，雖號雙峰，其實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窪為背，是以子孫日漸衰弱，雲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數不上十人，不居寺內，各攜家眷，住於村莊，耕植牧畜，無殊俗類。

……獨於其肉身所在道場，區區咫尺之地，輒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雖曰人謀之不臧，要亦未嘗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岩虛語哉！雲察勘既竟，商諸李公，先定山場，以圖展布。」

曹溪南華寺是禪宗六祖肉身成道道場，經憨山大師整修七百多年後，竟然淪落如此地步，若非民國三十年冬，再經虛雲老和尚重修，可能蒙塵消失了。可憐後代禪師獨標「無我、無心、融於大自然、配合大自然、不見形式。」忽視世間有形，卻無法照顧後代子孫，嗚乎哀哉！

為了重修祖庭，虛雲老和尚乃「預期十事」，次第進行，其中：

一. 更改河流以避凶煞，幸一夜之間雷雨大作，水漲平堤，改反弓水為一字案，莫非神助無法促成。

二. 更正山向以成主題，外闢廣場，栽種樹木，綠蔭翳天，白雲覆地，望之儼然一清淨道場。

三. 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中鑿蓮池，象鼻之吸水處也。

四. 新建殿堂以式莊嚴，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線，將與寶林門同一方

向，既協定星，復觀大壯，堂堂正正，燁然巨觀，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均顯示禪門開悟者虛老精到之處，非不學者所能知悉。

民國三十八年，虛雲老和尚一百十歲，回雲門裝修全堂聖像。雲門寺前經虛老「審地為基，配合山川形勢，變理陰陽風水，更正山向，重奠地基，蕩掃榛蕪，大興土木，廣造梵宇，歷時九年；中央大雄寶殿坐西北向東南，辛山乙向，正對觀音嶺，案山佳勝，諸峰羅列，並有大小旗山，形成貴人拱衛之象，全寺梵宇稱合整個天然局勢，後座穩靠，前面開展，左右擁護，凶煞盡避，吉向全收。」

又虛雲老和尚對鼓山蓮公老人圓寂入塔法語曰：「擇地於白雲峰下，石鼓山中，靈祖留下，為古寺基，名曰華嚴，華上湧出無縫浮圖，八面錦秀，最妙第一，亥山子向，兼乾丁亥分金，四界分明，護神圍繞，今朝奉蓮公老人居此勝幢，一切時中，吉祥如意！」亦再再不忘兼顧風水地理，作為奉塔之參考。

故知虛雲老和尚洞見「主山不正」，是佛法不與其因之一，即配合山川局勢，詳加變理，務求門庭興盛為要。今見未學、不學者強辭奪理排斥地理環境學的重要，特舉虛老之實例以規勸之。

密宗高僧也懂得風水學，顯教法師不懂怎麼辦？傳說「七佛之師」文殊師利菩薩（Manjusri Bodhisattva，曼殊師利菩薩）因為道場在五台山，特別照顧中國人，傳給中國人無數的“星象”、“卜卦”、“風水”的常識。目前許多佛教居士精通“五術”（山、醫、命、卜、相），就特別供奉文殊師利菩薩。（西藏認為摩訶支那（Maha China）的曼殊皇帝心中都曾獲得怙主曼殊——文殊菩薩的光明加持）

寺院、陽宅既然蓋的是中國建築，應該有〈風水學〉的常識配合。中國古代的風水地理師相當於現代的景觀建築師，〈風水地理學〉是從前必備的常識。而現代課堂不教，教授建築系的老師不懂的居多，反正古今流行「對不懂的乾脆就批判為迷信」以掩飾其無知，加上家傳的地理師又不擅長傳道授業，尤其如今社會上小部分的風水師、地理仙仔的品行不佳，引起反彈又經長期打壓，使〈風水地理學〉的地位每況愈下，真是十分無奈。

但是寺院——佛教建築既然蓋的是在中國的建築，應該有〈風水學〉的常識配合來適應環境才是。後世有佛教建築的產生，如佛教初傳中土，中國信徒的「捨宅為寺」，也只是民居形式的一種。等到帝王崇信佛教後，因大師宣稱釋迦牟尼佛是天竺太子身分，超越金輪王，所以佛寺建制就特許比照宮殿。而宮殿建築是特別講究風水地理的，但屋瓦則依建寺者身分，分別為黃、綠等不同顏色以用區別。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北京的佛寺大殿屋頂，是特別在正中嵌以菱形的綠色瓦區來區分之。

○中土的左尊右卑

《考工記》云：「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矣，大川讓，必有途矣。」「以多座建築組合而成的廟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齊之絕對整齊，對稱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

中線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為左右分之，適於禮儀之莊嚴場合。」佛寺為莊嚴道場，且依中土傳統習俗，認為「左陽、右陰」，尚左尊東。人之相處時，男左、女右，男尊女卑。中土寺廟、宮殿大門前擺設的石獅，也是左雄、右雌。但天竺佛教則尊右（西），《華嚴經》中〈淨行品〉云：「右繞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繞、右跪」，右繞即順時鐘方向繞行。至於安排東西兩地的首座祖師或處理社會世俗性質諸事，中土佛寺則兩者兼顧，有關弘法之宗教行為事項列於西側，而屬世俗者則位列東側。故有“左（東）廚庫、右（西）僧堂”的約定安排。

其實，中土的陽宅觀念就是把房屋當成人體，人居陽宅久後，習慣性會把心思充塞房屋，如果房屋有缺陷時，就會反射影響人體，以「陽宅擬人化」來兆應吉凶。所謂「人造房屋，房屋造人」，一點不假。習慣來說，我人常用左手守備，以右手攻擊或取食物，就飲食席位的安排，主位左邊大位是主客席位，右邊是次要的客人席位，允許主位客人右手來犯，可以容忍。但右手邊如果坐左撇子的客人，挾菜時會與主人右手交錯，造成不悅。

在中醫針灸學上把額前部位名為“明堂”，陽宅大廳（常都是供奉神明、祖先的）望出之前庭也叫“明堂”，這兩種學問都是看重明堂的重要。不妨把左手（龍）邊心臟靠近的部位，當作守備的警戒處，右手（虎）邊是攻擊的防禦處。那麼陽宅或陰宅主張「智慧尊貴龍方出貴人，宜高、宜動、怕臭；凶神惡煞虎方是劫財，宜低、宜靜、怕鬧」，應該都是人體生理上適應性的主張。

無著·道忠則說：「法堂、佛殿、山門、廚庫、僧堂、浴室、西淨為“七堂”。伽藍，未知何據。各有表相如下：法堂頭、佛殿心、山門陰、廚庫左手、僧堂右手、浴室左腳、西淨右腳。」這樣子的寺院佈置，就是依據八卦理論以及仿人體部位安排的，“淨”是廁所，故擺在西方虎邊下腳處。

○環境不佳會影響修行

另如“喇嘛教”（Lamaism）有一則修行的故事：有位喇嘛（Lama）久修無果，請示上師（Guru）後，上師要他將關房的窗戶全部打開，結果真的修成了。初級禪修的人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若環境不對，大殿偏斜不正，佛法正果不容易達成，虛雲老和尚深知此道，故特別重視環境的影響力，新潮的未學者，羞矣！

《易經》六十四卦第十六〈雷地豫〉卦六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這是先總統蔣公幼名蔣瑞元，後來改名為蔣介石、字中正的依據，可見改名時有高人之意見。筆者同門師兄弟劉居士曾至尼泊爾，參觀蓮華生大士修行成就的山洞，用“羅經”一測，正是坐雷地「豫」卦，有六五爻“恆不死”之祥瑞，可見中土易卦的科學性極高。

○其他有關佛寺風水的人物介紹

《江西通志》寫：「司馬頭陀習堪輿家言，歷覽洪都（今江西南昌縣）諸山，鈐地一

百七十餘處，迄今猶驗。一日至奉新（江西奉新縣）參百丈，曰：『近得湖南一山，乃一千五百善知識所居。』百丈曰：『老僧可住否？』曰：『不可，和尚骨相，彼骨（肉？）山也。』時華林覺為首座，詢之，不許。一見靈祐，曰：『此為山主人也。』後往住山，連帥李景讓率眾建梵宇。請於朝，賜號『同慶寺』，天下禪學輻輳焉。竟如其言。」

司馬頭陀著有《水法》、《穴法》、《玄關同竅歌》。世傳有司馬頭陀與其徒劉達僧之問答篇為《達僧問答》留世。宋有鐸長老者，一名托辜長老，曾為豐城孤羅山聖母庵之住持，精通相地術，自云：「貧納得神龜點化，又遇邱延翰師門人青衣子師日夜講究，求其指點，方明理氣。」

民國初年，曾與弘一大師同任教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的尤惜陰居士，後出家法號演本，出家前著有《東方之科學宅運新案》上下冊四巨卷、《宅運圖解全集》、《人間天眼指南》、《宅運撮要》等書。西元 1945 年間，新加坡毘盧寺雪山法師至金馬崙開山，建三寶寺剎，恭迎演本法師卓錫住持，四眾皈依。

演本法師更宏具規模，得王碧蓮居士發心贊助，增建「法輪圖書館」於寺後山，該館俯瞰山色，雲靄隱沒，氣象萬千。出家後著作猶多，如《禪家不夜城》、《眾福之門》、《提高道風寺風》、《金剛經妙解》、《報恩經》、《修證圓通》、《進化家庭》等等，給菲、暹、星、馬等國弟子啟示良多。

寫於五代後漢隱帝乾祐三年（西元 950 年）的《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寺記》說：「有鄉人魏大醜，收以材石，構成佛堂於此山之西北，鎮壓風穴，即今之院基是也。」及《三聖山三幕寺事記》寫：「然則古人之所謂建寺創剎，以鎮山川氣脈，而使之祝厘幫家者，尤曉明白矣。」古人都深信靠佛祖的神秘力量，只要建有寺、塔即可改變風水之不利環境。所以，這也是談及佛寺風水的書籍並不多的原因。

明成化十三年（西元 1477 年）碑文載：「風穴白雲禪寺者，誠禪栖之佳地也，層巒環拱，狀若蓮花。」又《金陵梵剎誌》記栖霞寺說：「寺在攝山，一名嶺山。有中峰屹然卓立，迤邐南下，左右環抱如拱。」及《慧因寺誌》言：「今南山慧因禪寺後唐天成二年（西元 930 年）吳越忠武肅王建，初稱慧因禪院。面玉岑、背兔嶺，赤山左翼、南峰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繞於寺門，環轉而東北，迴龍橋復出赤山，埠達於西湖。…宋蘇東坡建蘇堤，欲取土於山以實之，而諸山多石不便畚運，惟赤山純土濱湖，易於輸載。堤成而山已夷而（平）原矣。形家言去此山，則慧因失其左臂，行不利於茲寺。文忠（東坡）矢於佛前願為伽藍神以護之。命增己像於華光之右，嗣後屢著靈應。」以上是中古禪寺風水選址的例子。

佛寺建灶之事屬俗事，與佛殿或塔本身具有神聖力量不同，故建寺時常會兼顧廚庫灶位及開門的風水問題。康熙年間刊印的《地理直指原真》一書提到：「佛寺安灶與俗家作灶同。監齋司不可朝內供奉，須奉祖為吉，如逆供主有口舌，出入懺逆，十三時師不吉。或灶向南，謂順灶吉，向北謂逆灶凶，並人口不安出懺逆。灶門左右有門冲吉，……不論坐生，只要起造五進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殊不知土山、金山皆合為是，若

木山、水山皆非也。至於開門之法須依八宅周書例。然佛門坎、艮、震、巽、離、坤、兌七（坐）山可開正門（指位中軸線上），惟乾（坐）山一局，辰、巽、巳三向不可開門。或從青龍首乙位出入，或從白虎首巳（疑是辛字之誤）上開門，謂三福德門最吉。如在辰上開門，主間非、火厄大凶。即如徑山（寺名，坐乾山）山門，向在青龍首乙上開門，後改正門出入，在周書為禍門，果見官非回祿，此最彰明昭著之可證也。…作灶法，須坐北朝南，坎山一局，前左箱作灶。灶坐東向，中宮天井謂奉祖灶，大利。坐天井向東謂無情灶。」

另外深受漢文化影響的高麗國時代，據說有一位桐裏山慧哲的衣鉢傳人道誥，住在智異山的頁嶺時，跟著一位仙翁「聚沙以研山川逆順之形式」，而作了一本《道誥祕說》，他說朝鮮半島之所以分裂為九韓、三韓，更逢內外逆賊不斷，主因全在於高麗之山河多負「本主」導致。他視朝鮮半島如一艘船，山河為其船首、船腹、船尾、船舵及船槳，所以行船時必須順風滿帆，應有「急就」之勢。如果要國災止息，國祚綿長，則必須建寺、造佛、立塔於山川交結之處，以絕天地血脈不調之病根。

○佛經中之天文圖符與建築

印度星占術是承襲希臘與巴比倫，與西方並無二致，皆以黃道十二宮為主，並以十二種事務命名為獅子座、處女座、天平座、天蠍座、人馬座、摩羯座、寶瓶座、雙魚座、牡羊座、金牛座、巨蟹座。中土則把黃道附近肉眼可見之星群，劃分為二十八個星團，稱為“二十八宿”。

在北半球的氣候、環境下，要考慮避免北方冷冽寒風的吹襲，〈陽宅學〉會採用「後天八卦」來考量，應該是配合節氣時間圖來運用的。為營造舒適的家居，常見中國建築都採「坐北朝南」的座向，以「藏有利之風、納有利之氣」的原則，並接受陽光自東向西長時間的照射。又隨春、夏、秋、冬的順序耕作、收成，將曬穀場設在四合院的中央也更合理。所以，中國民居或宮殿的北面很少開窗用以避寒風。

中國古代的諸多方位體系中，時間與空間的應用，卻又是統一的，天體運行、四季交替等等運動與變化，在中土醞釀成特殊的方位文化。四象二十八宿中，“蒼龍”又稱青龍，是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的總稱；“白虎”是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的總稱；“朱雀”又稱朱鳥，是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的總稱；“玄武”又稱靈龜，是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的總稱。

所以，後來佛經出現有二十八宿的說法，如西晉竺法護譯《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唐善無畏譯《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唐一行禪師所撰《宿曜儀軌》等等，都述及北斗七星、二十八宿，顯然皆已受易學、道教推崇斗宿星神的影響，可知漢地的密宗佛經已經是融有了中土文化。

可是，唐大興善寺灌頂阿闍黎一行上師述《北斗七星護摩密要儀軌》：「北斗七星者，

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臨八方，上耀於天神，下值於人間，以司善惡而分禍福。」已逐漸把北斗七星（Big Dipper）與七曜混為一談，並把北斗稱為北極。所謂“七曜”指日、月及金（Venus）、木（Jupiter）、水（Mercury）、火（Mars）、土（Saturn）五星，與陰陽五行同義。是知中國高僧中唯有一行禪師，博覽經史精通天文，又窮極深研《易》學，能將《易》理、天文與密咒相結合，巧妙運用以避禍害，是充分發揮天文與密教學問的奇才。

自古在北半球古中國地區的人們，就用「玄武」來表示北方玄天的陰冷；「朱雀」表示南方炎天的光熱；「青龍」表示東方蒼天陽昇的氣息；「白虎」表示西方昊天秋殺的冷冽。

中國古代以「四靈」表示行軍布陣的隊列，《禮記·曲禮上》記載：「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即北斗星），急繕其怒。」以四靈來描述地形，首見於《三國誌·魏書·管輅傳》其記有：「碑言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後來，卻發展有：「凡宅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污池，謂之朱雀；后有丘陵，謂之玄武」之說，也因此一般人簡易的認為左、右方都是「左青龍、右白虎」。

從目前流行，甚至強調供奉後一定有神效的《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等經典，這些與陽宅有關的經典是否真偽？從下面的證據可以判斷出來。我們可以明白佛滅後，大部分眾生無法從內心證悟佛性，認為一切都要仰賴佛、菩薩、護法的宗教加持，一般居家甚至佛寺的平安與否，都要誦經持咒，來鎮壓邪惡，以求平安。

台北故宮博物院曾翻印《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上、下卷經本，係黑底金字毛筆書寫本，上雖蓋有「乾隆御覽之寶」珠砂印，可知乾隆時代也不能分辨真偽，因為從下面內文節錄可以看出，《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很顯然是中土的后造經（indigenous scriptures），絕對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

經文上卷提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慳貪嫉妒，築牆動土，埋豎樹柱，迴門倒戶，安立家宅，嫁娶問婦，不問黃幡豹尾，莫犯太歲將軍。或蓋正房，南屋西房，東屋廚舍門戶，井灶碓磨，六畜欄圈，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一切病患，出入往來，官符盜賊，悉皆恐怖。善男子、善女人，抄寫讀誦《鎮宅八陽經》百卷，一切邪魔外道，不敢宅上為禍，又能折壽生錢一萬貫文，人口家眷，甚大吉利。」

下卷：「如是我聞，佛在龍虎山中，一切諸佛聚集，一萬人天大眾，五百聲聞，一切諸多神眷將，六丁六甲，八金剛，四菩薩，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善男子、善女人，宅中打牆動土，埋豎樹柱，娶女問婦，迴門倒戶。或是安置庄宅，不問黃幡豹尾，觸犯太歲將軍，喪門吊客。或蓋正房，東西南方井灶碓磨，六畜欄圈，豎柱掘坑。忽有宅中，年災月厄，災星土星，火星妖怪，惡人惡鬼，產婦孝子，移入宅中作禍。有十二神將，八金剛，四羯帝神護法尊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災禍……」

《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上、下卷內容重複，文句不順，從「佛在龍虎山中……」

就可明白，龍虎山是道教聖地，在今江西貴溪西南，漢代道教天師張道陵曾在此修道，才出名的。周朝時代的佛陀，根本就不可能“去到未來”的龍虎山，此經很顯然是學了佛咒的道教人士應信徒的要求，編造出來的，也被編入了《大藏經》中。

《協紀辨方書》說：「黃幡，是歲名。」《乾坤寶典》曰：「黃幡者，旌旗也。常居三合墓辰，所理之地，不可開門、取土、嫁娶、納財、市賣及有造作，犯之者，有損亡。」“豹尾”也是歲名，常與“黃幡”相對，同樣不可犯，但它們都不是天竺的產品。

所以，造作正常的佛經是沒有青龍、白虎、玄武、朱雀的玩意，而且六丁、六甲也是道教神化易卦所說的自然現象後的新產品。因為道教以干支數中之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為玉女陰神；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為將軍陽神，認為均受天帝役使，能“行風雷，制鬼神”。

將各卦象與納音五行相配，乾屬金、坎屬水、艮屬土、震數木、離屬火、坤屬土、兌屬金，因土生金，所以把屬土與屬金的艮、坤、乾、兌歸成一類；因水生木、木生火，把屬水與數木的震、巽、坎、離歸成一類。

宅葬吉凶五行之說在漢代極為盛行，關於動土興工，鬼神吉凶，不僅流行於民間，也深為當時之帝王所相信。道教也有一本《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其中有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起造宅舍，驚動龍神，屋宇鳴喚，地華土裂，南堂北屋東廊，門戶井灶，碓磨庫藏，船車寓止，六畜欄圈，莊舍寺院；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觸犯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四方諸煞，五方地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將軍太歲，黃幡豹尾，十二時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龍，一切惡煞。宜轉此經，禳謝所犯神煞，悉皆隱藏，遠送四方，各鎮方隅，不敢為害。」

念誦此經，是諸惡鬼，皆自消滅，疾病驅除，身強體輕。念誦此經，功德無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匡保蠶桑，至心念誦此經，福德報應。或起造屋宇，或修營倉庫，牛欄馬坊，豬圈雞栖，掘鑿動土，轉誦此經，三遍至百遍，令土府相生，陰陽和合，向坐宜良，龍神匡贊，百福咸臻，眷屬和平，悉無障礙，所求皆得，所願皆成。」

由此我們非常明白，佛道兩教護宅經文如此接近，這或許會是中土文化滲入佛教的新產品。《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鼓勵信眾修持〈準提咒〉，與《佛說八陽神咒經》是完全不同的。《佛說八陽神咒經》是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所譯，鼓勵信眾只要持經中之八佛名及八菩薩名，就可以解災除厄。而〈準提法〉是唐代才開始盛行，至於《佛說天地神咒鎮宅八陽經》被整編成佛道不分，並且相互融合的綜合本，是從什麼年代才開始大流行，就不可知了。

元朝鼎盛時期，元世祖發現西藏與漢地經教，音韻不同，疑其有異，便下令由政府出面在大都（北京）興教寺，作了漢、藏《大藏經》的對勘，歷時兩年餘才完成，並發現了《三世因果經》、《安宅神咒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大佛頂首楞嚴經》等是在中土編造的經典（見《中國密教史》第 536 頁；〈首楞嚴咒〉其實是大熾盛光如來佛頂陀羅尼

諸尊會，是最密教特殊的密咒之一。)。

查《大正藏》第二十一冊 No. 1394《安宅神咒經》是後漢時翻譯，但失去翻譯人名，經文中曰：「佛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龍鬼，皆來受聽……移房動土，穿鑿非時，或犯觸伏龍騰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歲月卻殺，六甲禁忌，十二時神，門庭戶陌，井灶精靈，堂上戶中溷邊之神。……百子千孫，父慈子孝，男女志貞，兄弟良順，崇義仁賢，所願如意。」其中有儒家的道德勸說，而且內容還與道教的《太上洞淵神咒經》很類似。另外還有與《佛說八陽神咒經》名稱接近的《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是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其中有中文「人」字的說文解字，也有黃幡豹尾，青龍、白虎、玄武、朱雀，陰陽之說，已經揉合了中土的生活文化。

東漢末之魏伯陽所著的《參同契》一書，可能後來影響了盛唐時之石頭·希遷禪師的另一禪學寫作《參同契》；北魏僧人曇靖專為在家居士所編造的《提謂波利經》，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儒家的綱常倫理及道家的延命益壽的思想，讓其與佛教義理相結合；梁代佚名譯《陀羅尼雜集》卷五《佛說咒土經》就有「急咒如律令」是仿自道教的咒語結尾辭。

又，敦煌寫卷伯 3915 號斯 2110 號《佛說安宅神咒經》與《安宅神咒經》雖經名相同，但文字有別，經文中對宅第動土，擾及鬼神，需解謝土神，方能平安，其鬼神名號都與道教通用。又，斯 3427 號《謝土地太歲文》乃是佛寺建造後，謝土地太歲所用之祈禱文，其觀念完全出自中土。又《梵天火羅九曜》經文提到“春巽夏坤秋乾冬艮”屬於八卦、地支的名目。

有學者證實來華譯經的竺法護，後來帶著已經融通中土儒、道兩家的學術思想回到敦煌，可以明白是中土文明曾被引到西域傳到天竺，再反饋回來；也有的是直接將中土文化寫成梵文，又經一番譯經的手續，再譯回中文。可知多數西域僧人也承認中土文化有其特色，值得弘傳，於是編成佛經式樣。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翻譯（或是造作）這類經典時，還以為只要是梵文，又有「如是我聞（This is so I heard）」或「聞如是」當開頭，就是佛陀親說，也難怪在元代被列為“後造經”。

義淨法師奉詔翻譯的《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就引用「說文解字」式的方法說：「吾當為汝，分別演說天地八陽之經，此經，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夫天地之間，為人最勝最上者，貴於一切萬物。人（字）者，真也正也，心無虛妄，身行正真，左撇 為真，右磔 為正。常行正真，故名為人。是知人能弘道，以潤身，依道依人，皆成聖道。」

如果依照天竺的說法，有智慧的人就是佛，中土後造經典編寫的用意，就是保存有用的，能教化信徒的教科書，才有資格載入《大藏經》保留至今。從這些“後造經”能被收編入《大藏經》中，我們可以猜測這些經開頭所稱的“佛”，就是指智慧者，智慧者所說的經當然可以被收編入有智慧的《大藏經》中。而且此經是義淨回到中土後才奉詔翻譯的，不是義淨在蘇門達臘時就翻譯好帶回中土的。其目的顯然是當時的帝王為了把中土的文化向外國傳輸，就以佛經書寫的方式編造出來的。義淨或許清楚那是後造經，因為奉詔翻譯，

當然不能抗旨，而留有伏筆。可惜後人懼於「如是我聞」以及皇帝詔令的威力，不敢懷疑。

上世紀初《大佛頂首楞嚴經》被中國學者呂澂之〈楞嚴百偽〉一文「攻擊」得體無完膚，讓天天諷頌維護道場〈楞嚴咒〉的諸山長老緊張異常（所幸已有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會紫虛居士在該會通訊刊物中逐條駁正）。如果能以同樣尊重《六祖壇經》的立場來看待《首楞嚴經》，“漢傳佛教”信徒們生活在中土文化裡，有了《首楞嚴經》的叮嚀，就不易再陷入那十種仙道的修行途徑。此經作為修行的指針，確實成就不少的佛教徒，故不必以此經是“後造經”而緊張。何況屬於大熾盛光如來佛頂及其眷屬海會的〈首楞嚴神咒〉，其守護道場的威力一直未變。可惜的只是現代以北京官話的國語音唱誦，加上當時筆錄有誤，錯字甚多，未經口傳，卻光照字面唸誦，當然威力大大的減弱許多。

○佛教八齋戒十齋日的由來

陽宅家對擇日學是十分慎重的，不過我們知道佛教習俗上的特定時日，仍有其考量。西晉竺法護所譯《佛說盂蘭盆經》說七月十五日齋供僧眾，借高僧之力以薦拔目連亡母及七世祖先出離地獄。梁代以後佛教廣設盂蘭盆會，得以超薦祖先則成為普遍之習俗。但印度與小乘佛教地區卻無此習俗，當地也不見《佛說盂蘭盆經》此經習俗。

印度與西洋的曆法皆承自巴比倫文化，都採行「太陽曆」，目前仍是如此。那麼，後來流行的八齋戒、十齋日，雖出自《地藏本願經》與《十王經》，說是諸日等，諸罪結集定其輕重。而主要受《提謂波利經》的影響，更採用「太陰曆」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故不得食肉，應守齋戒。唐高祖武德二年（西元 619 年）詔令，每年正月二十四日及每月十齋日，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隆元年敕令每月十齋日不得採捕屠宰。中土又配合十齋日設十齋佛，初一定光佛、初八藥師如來佛、十四普賢菩薩、十五阿彌陀如來、十八觀音菩薩、二十三觀世音菩薩、二十四地藏菩薩、二十八日如來、二十九藥王菩薩、三十釋迦如來，但無經論之明據，或由五祖戒禪師配三十佛於三十日而摹仿之。

其實，「十齋日」的重點是配合月亮盈虧，以“月體納甲”的看法，認為這十日對人體氣血循環產生較強的作用，奉勸中國人勿以葷食影響健康，並於十齋日靜坐禪修，最有效用。此為中土養生術之利用，應與印度文化無關，更非佛當時之說，但確與中國古代《易》學的天文研究有所關連。

○藏密九宮八卦圖是漢藏文化的綜合產物

我們可以肯定中文後造經，在教徒身心上產生了很好的宗教慰藉。而近十多年來，受台灣民眾歡迎的喇嘛教大師們，也帶來〈藏密九宮八卦圖〉，作為信眾居家平安的祝福。

道家認為地球地軸直指北極上空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以天樞星、天璇星、天機星、天權星為魁，玉衡星、開陽星、搖光星為杓。開陽星、搖光星之旁有小星，左是輔星，右是弼星，合稱為九星。九星者又指屬陽的貪狼、屬陽的巨門、屬陰的廉貞、屬陽的武曲、

屬陰的文曲、屬陰的破軍、屬陰的祿存、屬陰的左輔、陰陽不定的右弼。

而在婆羅門僧所翻譯的《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就提到貪狼、巨門、廉貞、武曲、文曲、破軍、祿存七星君，並推衍皆是藥師七如來所化，其實是中土南、北斗主掌人間生死壽命說而創的。

可能是於唐末時創立，由〈洛書〉演變而來的〈九宮圖〉，將九宮配以九色，九色又稱為「九星」。分別稱「九星」以：「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並且認為紫、白為吉祥色，此種將山向配合元運，從而看山水配合室內格局論衰旺，屬紫元飛白法的「九星派」的相宅術，在明初才開始出現。另有把「玄」指的是時間，「空」就是空間，在宇宙廣大的時空中，任何的一動一靜，時時刻刻在變動，永無止息，用八卦方位論斷當元是否失運，以推算吉凶。

中土之〈九宮圖〉演變成密教的曼陀羅，發展成藏密「吉祥九宮八卦咒輪圖」，則是“藏傳佛教”將藏密密法與文成公主陪嫁過去時的中土文化融合後，呈現出來的〈護宅靈圖〉。當然，說它是蓮華生大士聚集梵、漢、藏三地為破除各種凶煞之鎮宅安居妙法而成，就有比較神聖的心理作用。其吉祥圖中之上方是智、仁、勇三尊，紅文殊代表「智慧」、白觀音代表「仁慈」、金剛手代表「勇進」，另配上多種菩薩心咒咒輪。右上為時輪金剛咒輪，可令上、下、東、南、西、北四方、四隅，與年、月、日、時等時空的一切自在；左上為防護一切兇煞、障礙、驅除一切不祥迴遮咒輪。正中有伏羲先天八卦，有的是文王後天八卦；中間靈龜背分九格，第一宮白色代表藥物、第二宮黑色代表魔、第三宮碧色代表水、第四宮綠色代表龍、第五宮黃色代表戰神、第六宮白色代表君王、第七宮赤色代表妖、第八宮白色代表地祇神、第九宮紅色代表火，最外圈為十二地支、時辰、神獸等。圈外有一怒目、獠牙、捲舌的四手兇神，就是掌理日月星宿、年、月、日的羅侯太歲星君。右下方的咒輪是一切音聲的韻母，及緣起咒作為增長善緣、福德，吸取天地、日月的精華；左下方的咒輪為陰陽五行九宮遮止咒輪，能迴遮一切違逆的惡緣。

這很明顯是梵、漢、藏文化的綜合產物，據說功能無限，好像家中如果掛有此九宮八卦咒輪圖牌，幾乎可以迴遮一切太歲、歲破、劫煞、災煞、歲煞、伏兵、大禍等諸年、月、日、時的煞星，還可以將路沖、門、床、灶、廁等不吉方位所產生的凶煞阻擋，讓人無災、無禍、無病到老，是一種最佳心理建設圖騰。

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的廣告說這種咒輪圖，具有去除惡日歲煞、阻卻病邪、抵擋地邪陰煞，掛在風水不好、不吉祥的方位，則隱藏的邪靈都將遠離，並獲得吉祥，而且轉禍為福。只要相信經咒輪牌的加持，就可以滅惡緣而無災，息百病添福壽。令宅內闔家大小平安，得以加官進爵，能夠招財進寶，安和樂利，百事皆宜，吉祥如意等等好處。但是否有那麼神奇？買去掛的人才會知道。不過，倒是一個心理安慰、花錢消災的好產品。

○儒釋道共融的五臺山金閣寺（參考長庚醫院命理哲學社所編《中國五臺山金閣寺》）

唐代宗時（766-779 在位）之宰相王縉，他是「詩佛」王維之弟，為贊助金閣寺的大

功德主。《舊唐書·王綰傳》記有：「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五臺山之金閣寺坐北朝南，是唐代最早的密教中心，始建於大曆元年，經歷五年完成，距今山西省台懷鎮約有十五公里。可能當時既存的三教融合情形，仍舊延續至今，所以還可見到本寺寺內既供奉佛像，也供奉道教與民俗信仰之神像的情形，就是連古代的十大民間名醫也在內。

我們對“漢傳佛教”的純佛教寺院建築型態，大概有個概念，現在我們來看看三教融合的寺院典型，其中還與《易經》八卦有極密切的配合情形。從牌樓中軸線望去，先是五間開的山門天王殿，其前側左右有鐘鼓樓，然後依次是大悲殿、二樓殿堂、大雄寶殿的四進殿建築群。東側望去套院依次是鐘樓、上客堂、念佛堂、齋堂、廚房、東方丈院；西側套院依次是鼓樓、祖堂、塔院、西方丈院。

第三進的二樓殿堂，底層是石砌窯洞，作為僧眾寮房，二樓有十九間木構造房間，由東向西為九個殿堂，依次供奉三霄殿、三皇殿、玉皇殿、三官殿、伽藍殿、盧殿、藥王殿、水陸殿以及地藏王殿。其中之玉皇殿有獨特的造像佈置格局，以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二時，十二時生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化三十六周天，三十六周天生六時四卦。

根據《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記說：玉皇為嚴妙樂國王子，捨棄王位，於普明香巖山中修行，輔國濟民，度化眾生，經歷三千二百劫後，證得金仙，號曰：「清靜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玉皇，成為輔佐三清，總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一切福禍的玉皇大帝。大帝有六丁玉女、六甲神將作為差遣部屬。

玉皇殿裡以玉皇大帝為太極，左右侍者為兩儀；玉皇大帝、文曲星君、太白星君為三才；北方玄武「執明星君」、東方青龍「孟章星君」、南方朱雀「陵光星君」、西方白虎「監明星君」為四象；北方水德星君、東方木德星君、南方火德星君、西方金德星君、東北方土德星君、東南木方德星君、西南土方德星君、西北方金德星君為八卦八方星君；殿堂後牆有十二功曹，樑上配有二十四節氣值神。十二功曹與二十四節氣值神化為三十六周天之象，三十六周天又生六十四卦。如此一太極、六十四星君合立為凌霄寶殿。

藥王殿供奉藥王菩薩，兩側各有五尊塑像，左有華陀、孫林、張子和、張介賓、劉何間；右有扁鵲、張仲景、孫思邈、徐文伯、皇甫士安，合稱中國十大名醫。

其他佛、道兩教皆供奉的雷神、東岳大帝等等，還有常見於台灣寺廟所供奉的諸神，如三霄殿是民間尊崇的送子娘娘——雲霄、瓊霄、碧霄三娘娘；三皇殿供奉太昊氏伏羲帝、軒轅氏黃帝、神農氏炎帝；三官殿供奉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大帝（白臉）、中元二品七氣地官赦罪清虛大帝（黃臉）、下元三品五氣水官解厄洞陰大帝（黑臉）。

在台灣這種佛、道同寺都尊崇的情形也很多，如台中縣清水鎮的紫雲巖，就是較小型的態勢。紫雲巖又稱觀音佛祖寺，寺內有凌霄寶殿、圓通寶殿、大雄寶殿、地藏王庭、文昌殿、太歲殿等，也是將佛、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文昌帝君、文衡帝君、元亨利貞四

大金剛、註生娘娘、八仙等供奉在一寺內。

○學佛者對《易》學應有的態度

民國初年大儒梁啟超（1873-1927）認為從東漢至三國時代風水占驗派甚為盛行，他說：「自西京儒者，翼奉、睦孟、胡向、匡衡、龔勝之徒，既以盛說五行，夸言讖諱，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楊厚等，亦斑斑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使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注青囊，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則其時風水之盛行可知。」梁大師以為風水之說是「夸言讖諱」、「使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輩，」頗有輕視之心意。

但從《韓文公文集》之〈答侯繼書〉說：「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在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者也。」可知唐代文人韓愈以能通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者，為大賢君子者，韓愈卻曾深惜苦無入門而感嘆。如果梁啟超曾涉獵此些知識，當不會有如此輕視之文筆。

不過，中國歷代高僧立身行世高超，且精通傳統文化之內外典籍比比皆是，於儒家之《易》學及道家之《道》學常能信手拈來，他們本出於弘揚佛法之動機，曾對佛學與《易》作過融通。可是唐初的孔穎達在主修《五經正義》時，把《周易正義》一書中有關佛學與《易》融通的部分刪去；清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對許多此類的文章作大掃蕩，眾多書籍被焚燬，僅存留少數書目。而且歷代從佛教方面討論《易》學，又一直遭到來自標榜《易》學正統的儒家衛道人士的非難與指責。

因此，清代以後之佛教徒，除非在俗家時有所了解，許多佛教大師們也不敢碰觸，造成一提《易》學，就受到有如「親向外道」之禁忌。反而是在家居士由儒向佛者，偶而提及，故今日在台灣能夠佛、《易》兩學融通的人已少，除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系統的佛教弟子，尚不排斥外，僅極少數的大師才能了解《易》學。由於眾多禪宗公案、典故常與《易》學有關，若不解其理，根本無法自修參考，這也是在台灣早期造成禪學沒落之一因。

東晉名士孫綽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概內外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者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執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南朝健康冶城寺名僧慧琳善解諸經以及《老莊》，他最早提出“白黑均善”的看法，認為代表“白”的儒家與代表“黑”（衣著顏色）的佛家，其“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為“殊途而同歸”；羅什弟子之一，被譽為中土“解空第一”的僧肇大師在〈般若無知論〉中說：「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以“無知”即“不知之知”釋般若，與《易》之“無為”、“無思”釋易理是一致的。

隋代天台宗智顛大師一貫強調“會通”之思想，則對《提謂波利經》常加以運用，如在《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中，即利用《易》學之八卦五行以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而且他更是一位通曉堪輿及度量測算的建築家；禪宗二祖慧可之弟子“那禪師”專擅《易》學、《禮》學，南至相州時，遇慧可說法，即與學士十一人出家，從慧可受道；曾於洛陽佛授記寺講說《華嚴經》給武則天聽的法藏大師，他是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對各種教理有“交絡分齊”的交叉會通。他釋解善財童子“南行”就是以“離卦”之明，發揮華嚴教義的；澄觀大師的《華嚴經疏抄》則是「援易入佛」而得以明「易」。

其實在《華嚴經·十地品》所列菩薩第五地的修行就曾指示：「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術、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國城、村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草樹、花藥，凡所布列，咸得其宜；……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觀察，一無錯謬；持戒、入禪、神通無量、四無色等，及餘一切世間之事，但為眾生不為損惱，為利益故，咸悉開示，漸令安住無上佛法。」

唐人講玄學不出“三玄”，稱《易經》為“真玄”；《老子》為“虛玄”；《莊子》為“談玄”。程伊川曾說：「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他認為只要掌握艮卦的卦辭，就可以掌握《華嚴》的思想。因為，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以〈海印三昧〉看森羅萬物都是自然地顯現，與艮卦的卦辭相類似，故唐時禪家講《華嚴》常將《易經》的卦辭拿來做比較。不過，宋人傾向道、儒，則覺得艮卦講得比《華嚴》更為清楚。

李通玄（長者）更以《易》入華嚴，作《華嚴經論》，是唐代華嚴會通易、佛的代表，也是當時宗派佛教吸融《易》學的代表作。不過他把“南無”的南指稱為南方的南，說：「是故禮佛皆云“南無”，明南方虛無也。但虛無之理，是南方之義。又“南無”者，為明正順，正順虛無之理，故號“南無”。」有意在固有的思想文化制約下，誘導讓人趣入《華嚴》。且李通玄常以“艮卦”直接比為妙峰山、須彌山，為“止中妙慧”更糅以十二辟卦思想以及《周易》，在他的大作裡可見。

李通玄後來也以“艮卦”解《華嚴》問題，將冬末春初，新生命開始生長態勢，“化童蒙令發明故。……明智慧言論，是眾善門故。”當然嫻熟應用其它卦理，如“泰卦”、“坎卦”等等，更是他“以有明玄”以易解《華嚴》的做法。

偏向密授宗旨、重智輕悲的禪門曹洞宗一系，從唐之石頭·希遷禪師開始，就與《易》學結下不解之緣，其弟子雲岩·曇晟接受他的衣鉢，不但保留了他作《參同契》一文的風格特徵，並以此為中介，又將自己的思想與《易》學的卦爻結構緊密地結合起來，創作了《寶鏡三昧歌》，使曹洞的思想風格出現了儒、釋、道三家思想兼融的特點。其中的「十六字偈」：“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五位之變化與離卦的變化道理是一樣的，就是以《易經》離卦的卦爻辭表現禪意的重要思想之一，因其傾向於接引上機，若非精通三教，實難了解下手之處。

民初融通儒釋，後出家為僧的妙覺居士阮印長著《造化通》一書，其中答湘鄉孝廉 元龍有關《易學與佛法之溝通》說：「來教獎勵太過，如何可當。《易》為宇宙人生最上哲學，妙覺所知未盡萬一，何能窮體達用，希冀利益人群。…鄙意宇宙真理，孔釋所見實同。證之大《易》一書，最易顯見，《易》無定體，唯變所適。佛無定法，唯在當機。一也；《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說真如無相無跡，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二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原始反終，復於太極。

佛說一真法界，一切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無不還歸此法界。三也；《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卦相通，爻爻相錯，群龍無首，其道大圓。佛說八萬四千法門，法法相融，法法無上。四也；《易》以一卦一爻能攝萬象。佛說一粒芥子能納須彌。五也；《易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佛性周沙界，不起於坐而能觀見無量無邊。六也；隨舉六端，不謀而合，東儒西釋，相得益彰。

妙覺常謂真知《易》者，可不學佛，因《易》中具含佛理故；真知佛者，可不學《易》，因佛法全顯《易道》故。然學佛終不妨學《易》，學《易》終不妨學佛。亦惟通《易》者能學佛，通佛者能明《易》。如必挾程朱門戶之見，吾輩固可斥佛家為虛無寂滅，佛教徒亦將以世間法小視《易道》矣。（文中又誌：或謂《易》道僅攝世間法，不能超出三界。此未明諸法皆一真所攝，圓滿周遍一切世法中，具一切出世法相，即相入純雜無礙故。）

有人說《周易》的本體是“太極”，“太極”是孔子所定名，即《華嚴經》中的「一真法界」，與《法華經》所說的「實相」是相同的意思，也是《楞嚴經》所談的「如來藏」、「妙真如性」。若經窮通教理之後，更要下一番工夫修持，才能明心悟道。因為儒、釋皆通者，莫不曾皓首窮經，又今之大學無法將此中國之絕學得以教世周知，而既融通者亦萬分無奈，難以頃刻言明，僅能一笑對無知者。況此絕學之於今日實非糊口之術，皆暇餘者修心養性之趣，故難即難在此也。

有言：「佛易之道奧，九年始悟真。」佛以一真圓覺遍撒三千世界，伏羲以一筆開演天地；佛以一芥盡納須彌，伏羲以一筆劃通崑崙；佛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方便圓覺。伏羲演繹先天八卦，延伸萬千象意，意攝受諸象；佛觀三千大千世界，物物皆明。伏羲演算之間，通遍無盡宇空人事物之休咎；佛以無量壽證十地以上正覺境界，伏羲能掐無量後世，世世之盛衰。故易學者能體佛之無上不二法門，學佛者亦應偏覽易學之妙。則於切磋之際，佛易之道必明且淺矣。

○小結

佛教初傳中土時，宣講佛法者使用“格義”的方法，將佛法與中土原有之學術思想配合，來發揮佛法的意義。如道生、僧肇有著深厚的老莊思想；唐代「華嚴宗」法藏大師與李通玄都是以《易》學的結構解詁、闡揚其佛學思想，宗密以太極圖解說唯識；明代紫柏·真可撰寫《解易》一文，以佛學無常說發揮易義，蓮宗九祖智旭·藕益大師見儒佛均處衰微之時，即融通儒佛而著《周易禪解》，以禪解《易》，則是「以禪入儒、誘儒知禪」而說

《易》；清代蓮宗十祖截流·行策禪師用太極圖講述曹洞宗風。

可知各代的大師們無不精通《易學》，且有意「誘儒入禪」，以及“藉醫弘教” “藉藝弘教” “藉術弘教” “藉數弘教”，莫不用心良苦。而《易學》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精華，佛學是天竺民族的內心成就，兩者都經過世人數千年來的研習，排斥可以不必，融合卻要下一番功夫，但不懂就不要隨意批斷。否則會讓內行人看出，真正無知的人就是那種人。